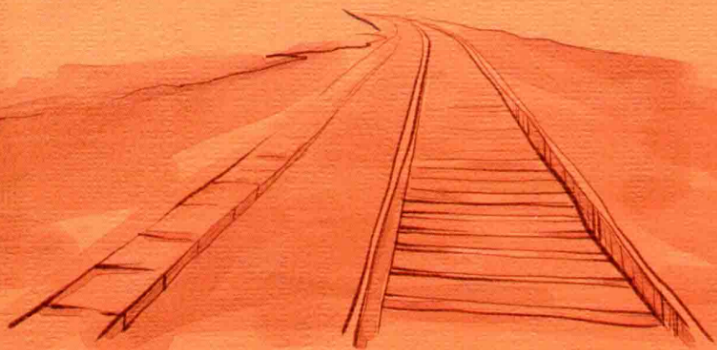


总策划 阿来

保路悲歌^上

一条铁路是如何引发辛亥革命的

汪建中 崔久成 执笔



四川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 阿来

保路悲歌 (上)

汪建中 崔久成 执笔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路悲歌 / 汪建中, 崔久成执笔.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411-5204-7

I. ①保… II. ①汪… ②崔…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2950号

BAOLUBEIGE

保路悲歌

总策划 阿来

执笔 汪建中 崔久成

策划组稿 蔡 曦
责任编辑 梁康伟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22.25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204-7

定 价 8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引言

清朝末年，历经甲午之败、庚子国难，列强覬覦、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在跌跌撞撞中被历史拖入二十世纪。时逢这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路在何方？它又该何去何从？

于是，一道道在绝境中颁布的图强新政，穿过紫禁城的红墙，在帝国的黄昏中向全国的山河大地波澜壮阔地铺开。

带着决绝的使命，锡良奉旨赴四川出任总督并推行新政。四川新政，首推经济变革，这是一次由落后农业向现代工业艰难转轨的变革，不仅痛，而且也许劳而无功。但变革已成烽火之势，非变则亡。在变革中，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川汉铁路修筑权的争夺和铁路股权的捍卫上。

西方列国对大清的铁路建设虎视眈眈，锡良首倡自办川汉铁路，为了国权和利权，他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列国出资修路的请求，但因川省财政也已入不敷出，锡良因此陷入国困民穷的烂泥潭，使得筑路款的筹集更是难上加难。要修筑川汉铁路，少了七千万两白银便搞不成，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大清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川省财政十年收入的总和。那么，钱从何来？这条铁

路究竟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是自办好还是交由洋人来办好？在国权与利权的艰难抉择中，筑路资金成了锡良和七千万四川人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众人的殷切呼唤中，锡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以爱国的名义把朝廷大员、日本留学生、饱学鸿儒、开明士绅、红顶商人、川省民众等凝聚到一起，同时借鉴日美铁路筹资的成功案例，在全国首开筹集华人投资的壮举，自办铁路公司。于是，官方出资、绅商认购、农民认捐，一个权责明晰、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筑路政策在天府之国轰轰烈烈地推行开了。

在上上下下的砥砺前行中，筑路的开场锣鼓已经敲响，但是，为了谋求肥缺职位，一些司道大员把庸碌无为的亲戚裙带塞入川路公司，致使官办川汉铁路公司人浮于事，坐耗股金，却又遇事推诿、相互扯皮。

要推行新政，就要编练新军，但又无钱，总督锡良就不得不挪用筑路经费；出于钱生钱的臆想，要开办铜元铸造局，也因无钱开办又不得不再次挪用筑路股金，然而，兴办的铜元局却因管理不善而终成烂尾工程……如此种种，民众抗议、绅商不满、学人愤怒、官吏抱怨……伫立在极度贫血的财政之上的川省新政，是那么的风雨飘摇，又那么的不堪一击。

而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甚至营私舞弊、筑室中饱。于是，锡良的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招致川省民众抗拒。惹起众怒后，锡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官绅合办。但官绅合办的局面更加糟糕，它兼具官办的种种积弊，又随处呈现出绅商的投机与钻营。于是，锡良的川汉铁路政策再次遭到全民抵制。面对铜元局的烂尾盖子被揭开的丑闻，面对川籍京官要求彻查川路公司腐败的呼声，面对上上下下的万千指责，总督锡良不

得不以退为进，以自己调离川省来挽救川路公司的信任危机，并对川汉铁路进行彻底改制，交给绅商们去办。

事情总在一次次绝望中峰回路转。锡良离任川督时推荐了他最为信任的幕僚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出任四川总督一职，继续肩起修路的重任。尽管商办川路公司仍然困境重重，但在众人的推动下，还是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川汉铁路的前期勘路事务。随后，在李稷勋的统筹谋划下，在工程师詹天佑等人的主持下，在几万筑路大军的努力下，折腾了数年的川汉铁路终于在湖北宜昌的崇山峻岭间正式开修。这里是深山大谷，又是喀斯特地貌，山体内溶洞纵横、暗河密布，因此，这条铁路堪称世界上最为难修的铁路。

然而，处于公司制度草创期的晚清，由于人性的弱点和国民的劣根性，既缺乏铁腕监督又缺少现代管理经验的商办川路公司，并没实现改制时清正浩然的夙愿，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宜昌，铁路在崇山峻岭中无比艰难地一寸寸修筑着；在成都，商办铁路公司内部却营私舞弊、筑室道谋、推诿扯皮成风；在上海，三百万两筑路股金被亏空，终于在震撼大清朝野的橡皮股灾中，暴露了公司财务总理施典章在上海倒款的大案。公司因为倒款折损巨额股金，民众的信任与期望也滑到谷底。

在川路股款每年的来源中，自愿购股不足两成，八成是全省普通百姓被迫缴纳的土地租股。因此，在营私舞弊和股金亏空的背后，蓄满了几千万底层百姓的积怨与怒火。

川汉铁路的谋划历经八载，但筑路不足三十里，花费股金数百万两，且丑闻频出，难脱困境。于是，中央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伙同摄政王载沣等人乘虚而入，一纸政策，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盛宣怀和载沣的决策强有力地扼制住了四川绅商集团的利益

咽喉。但是，绅商们哪甘就此被堵嘴封喉？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权，四川绅商们打着爱国的旗号，举着七千万股民保路保款的盾牌，以貌似唯我最为正义的面孔，与政府展开了一场用经济维权来挤压政治体制的改革生死较量。

此时是1911年初夏，各项新政改革也同川汉铁路一样陷入困局。盛宣怀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绕过了地方民意机构咨议局，绕过了中央民意机构资政院，全国民众由此看穿了所谓改革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于是，这场起于铁路的维权较量迅速演变成更为深层的政治较量与军事较量。

筑路八年，朝廷大员或左顾、或右盼，一直纷争不断；地方官吏或力挺，或坏事，始终心存各异；留日学生或选择宪政兴邦，或推崇革命救国，然而，立宪的总是事与愿违，革命的总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从倡导筑路开始，饱学鸿儒们从一路期待、支持、呼吁，最后终于在怒火中熬不住了，纷纷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红顶商人在巨额利益面前左支右突，出于趋利避害的抉择，他们把红顶抛置一边，在立宪派、革命党、清政府多边下注，如何挣扎也没能摆脱“朝廷如风，绅商如草，风吹草偃，自古皆然”的命运循环。川省民众，或逆来顺受，或听天由命，或加入袍哥会党的队伍，凭借这股巨大的灰色力量自救自强，亦自生自灭。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式维权运动，在无声中撕裂着天府大地。

一条压根儿没修成的铁路，却十分蹊跷又万分必然地通向了大清王朝的墓地，导致绵延了两千两百多年的封建王朝在顷刻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让盛宣怀和端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们的铁路国有政策居然成了民情激变的导火索，点燃了川人憋闷在胸中的怒火。全川

七千万民众用血脂血膏凝聚的筑路款，他们怎么甘心自己的股东身份被一纸国有政策夺取？又怎么可能拱手让给觊觎已久的洋人？在这件事上，朝廷很蛮横又很天真，很强权又很懦弱，而处于夹缝中的地方官吏不得不在朝野上下两头受气。于是乎，立宪派与绅商为民请命四处奔走呐喊，革命党人趁机导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动，遍地袍哥会党一夜之间成了同志军。一场本为捍卫川汉铁路利权的维权行动，终于演变成对于川省军权和政权的生死争夺。

一条子虚乌有的铁路，撬动了政府的力量、立宪派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袍哥的力量、社团的力量，在如此乌云压顶的巴蜀大地，谁才能真正笑到最后？

矛盾的第一环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怀与四川民众间的冲突。为了抗议铁路国有政策，在立宪派代表蒲殿俊等人的主导下川省成立保路同志会，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同志会在全省上下浑然一体，四处宣传演讲，派人联络各省铁路公司，甚至赴京叩阁请愿。但是，四川督府得到的却是被中央严厉斥责，联络人员被遣送回川，保路电报被蛮横切断。此时在坊间大肆盛传负责铁路修筑的李稷勋被盛宣怀收买，从而导致宜昌铁路建设全面停工。

在此期间，屡次起义又屡次失败的川省革命党不得不吸取教训，以卧薪尝胆的意志隐匿在保路民众之中，联络军队中的同盟会员以及被朝廷激怒的袍哥会党组织，筹备起义事项。

矛盾升级到第二环，在言路被切断之后，川省保路同志会与革命党合流，导致民众走上了罢工、罢市、罢课、罢耕的道路，成都府因此成为死寂之城。朝廷为此万分震怒，刚接任四川总督不久的赵尔丰焦急开市，却难以奏效。罢市日久，满城哭声。赵尔丰向朝廷代奏希望体谅川人，让川路回归商办。他明知不可为却为之，

被朝廷严词训斥，落得自身难保。保路同志会进而鼓动农民不纳粮不纳捐，万千矛盾一触即发，遍地干柴在等待星星之火。

在风雨飘摇中，盛宣怀力荐大臣端方带兵入川，解除罢市、恢复常态，并伺机取代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四川革命党更是在民众之中宣传革命、鼓动造反，但赵尔丰误以为是立宪派人有谋反之心，就下令抓捕四川立宪派领袖——咨议局长蒲殿俊、副局长罗纶等十余人。

矛盾升级到了第三环。蒲殿俊等人作为民众争路的代言人，现在被赵尔丰强行逮捕了，并盛传要被枭首示众，于是人们成群结队冲到总督府请愿，希望释放蒲殿俊等人。在请愿中，由于官民间多有冲击，从而导致枪声四起，使得一场要求释放人的和平请愿酿成了流血事件——成都血案。

矛盾再次升级。成都血案的枪声一响，革命党终于等来难得的革命契机，以龙鸣剑为首的革命党人制作出写有血案说明与呼吁自保自救的木牌投入江中，以“水电报”的形式，将起义的信号传遍全川。得到“水电报”的袍哥会党、全省股民、立宪派人士、学堂的学生、反正的清军队官等等，纷纷操起长枪短炮和大刀长矛围攻成都府。由会党组成的同志军分成东、南、西、北多路攻打成都。督府大院内外血案，在刹那间点燃了成都平原的烽火，一场以救人为旗号的攻城战，迅疾就发展成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战争，并在全省范围腥风血雨又波澜壮阔地展开。这时候，革命党渐成历史的主角，走向共和的呼声如惊雷般在巴蜀大地上滚动。面对各路同志军的英勇攻击，清政府的巡防军、新军轮番上阵、死缠烂打、亡命阻击。在这样的時候，俯瞰整个巴蜀大地：川江在咆哮、大地在撕裂、群山在震荡，一面面穿满弹孔的旌旗，一枚枚划破长空的枪弹，呼啸在山山水水间，直捣清王

朝衰朽的根基。

战事至此，有了本质的转变，四川荣县首先宣布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县。由于端方带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巴蜀一省的革命引发了全国的革命，大清王朝失去了控制力，赵尔丰不得已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寻求收拾残局之路。

随全国革命的大势，清政府灭亡的局势已定，端方被自己带领的军队杀死在资州。此时，赵尔丰精于妙算以求自保，他与立宪派达成《四川独立条约》的协议。依据《条约》，赵尔丰辞掉总督，他愿意远赴川边垦地守土。

《四川独立条约》签署后，鼓动革命的革命党人和广大同志军浴血奋战而来的果实，却被蒲殿俊等人攫取，这让四川的革命党人有一种替人做嫁衣的悲凉与落寞之感。

在一番明争暗斗中，蒲殿俊虽任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但他并无统辖一省军政大权的能力。虽然罗纶任军政府的副都督，但他向来不满蒲殿俊推卸责任的德行，于是，全省袍哥会党全被他揽在麾下，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罗纶又利用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怂恿他除掉了赵尔丰，并策划“成都兵变”一举赶走了蒲殿俊。

这时候，面对十多万荷枪实弹的袍哥铺满了成都大街小巷的局面，尹昌衡终于感到了罗纶的可怕与凶残，于是决心除掉罗纶以消大患。但是，罗纶杀人从来不会亲自动手，他巧妙地利用袁世凯的亲信胡景伊的力量，轻轻松松地就搬掉了狂妄自大的尹昌衡。尽管罗纶在权力之路上费尽心机，但他最后却没有得到胡景伊的丝毫赏识，而是败在了胡景伊设下的连环圈套中。胡景伊不仅击败了袍哥总舵爷罗纶，还向几十万曾经出生入死的袍哥兄弟

们挥起了屠刀……

清朝已亡，民国初立。“爱国者”们在一场权力游戏的你争我夺中，似乎都遗忘了当年富国强川的初心，似乎也遗忘了川汉铁路以及为此付出血泪的股民。保路风云，保来保去，保的却是一条从未修成过的铁路。呐喊了整整十年的路权与国权，却在起起落落的战刀间劈碎了大清国最后一丝残梦，在这个残梦的深处，在宜昌大山深处那锈迹斑斑的铁轨尽头，到底是谁还在日夜厮守？

最终，小人物李稷勋却以大人物的悲痛与落寞独自行走在宜昌那片起伏跌宕的山峦间。在这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修了不到二十里的铁轨被人拆除运走。此时此刻，他泪眼一如枯井，泣声犹如狼咽。为此，他写下记录筑路悲歌的长篇碑文。此碑文，镌刻在山野间，字字如血，句句如刀，劈向历史的天空。随后，他嘱人在自己死后把自己葬在这片山峦间，他要长眠在这里等待川汉铁路重修的那一天。

一条铁路，一首挽歌，一束清王朝的绝命诗章，凄厉地回荡在中国四川那广袤的大地上。辛亥夜幕中那漫天明明灭灭着的星斗，如一双双难以瞑目的眼睛，在荒芜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寻求曙光。

铁路没了，但大地还在；股金没了，但江河还在；无数高山以它们坚实的脊梁，渴望扛起中国划时代的宏大诗篇。

本书以川汉铁路的兴修与废弛为线索，以江山更迭为背景，以官府、绅商、立宪派、革命党、会党等等为势力阵营，试图用一波三折、荡气回肠、大开大合、波澜壮阔的史诗笔调，全景式地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目录

引 言.....	001
上 部.....	001
下 部.....	317
尾 声.....	687
主要参考书目.....	694

上部

第一章

公元1903年，在中国历史上为清光绪二十九年。

这一年对于四川来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四川官场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来来去去间，历史将在不经意间发生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

阳历5月25日这天，四川成都府的春光将尽了，城郊农村蝉声窸窣，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但闹市里的人们依然闲散，一早上遍布各街巷的茶馆早已卸下门板，在堂倌们闪悠悠的吆喝声中，在铜壶嘴噓噓的鸣叫声中，满城大大小小的茶馆就陆陆续续坐满谈天说地的茶客。

大街上一阵骚动惊懵了大耍嘴皮子的茶客们，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放下手里的茶碗涌上街头。此时，茶客们看见大批全副武装的新军携带辎重、马匹，浩浩荡荡向九眼桥码头开去。在队伍经过的大街上，整齐的脚步踏起阵阵烟尘，辎重的轮子辗轧得青石板嘎巴乱响。沿途的市民争相围观、评说，拥出茶馆的茶客们纷纷打听这支庞大的队伍将要开拔到哪里去。

面对围观的市民，开路及护队的士兵高喊着让路，并没有回

答茶客们的探问，一个个很严肃地绷着脸迈着整齐而铿锵的步伐朝前走去。

此时，在成都府的行刑场上，一批又一批囚犯正被紧急处决。行刑队在队官的号令下，整齐地举起新式快枪，又整齐地扣动扳机——砰！砰！砰！一批囚犯应声倒地。接着，又一批囚犯被推上行刑台，在枪声中倒在血泊里。

在行刑台一侧，最受煎熬的便是那些等待行刑的土匪、袍哥、流氓、地痞。他们或哀求着，或一脸麻木，或被吓得半死，甚至不少死囚被吓得屎尿失禁。面对枪杀，也有一些袍哥是不怕死的，高喊下辈子一定踏平督府，就是到天涯海角，也要找狗官岑春煊报仇。

一些等待被处决的参与过康梁维新的政治犯，高声呼喊要见岑春煊总督，宣称变法无罪，呐喊着图强者不该被处死，他们纷纷大声疾呼：挽救大清国于濒危唯有维新变法！行刑官面对血流如注的行刑台，再回头看看这些政治犯，似乎动了恻隐之心，他向台侧的政治犯呼喊：“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是我要杀你们，是岑春煊岑大人下的令！冤有头，债有主，黄泉路上不易走，你们别怪我无情无义！”

于是，恸哭声、呼喊声、怒骂声，响成一片。行刑的洋枪队似乎也不耐烦了，最后几批政治犯被集体撵上台，乱枪四响，这些政治犯纷纷倒下，行刑台血如瓢泼，染红了一片片泥土。

在九眼桥码头，已经集结的新军和各类辎重挤满了河岸。由于河水吃水浅，走不了大船，几个营的新军只能乘坐小型运兵木船。这些小木船是要从成都到乐山码头，然后再换大船离川。

此时，码头上一群百姓举着万民伞跪地而哭，他们在哭送岑春煊。然而，人们震天的哭腔里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悲情，因为他们是被官府组织来欢送岑春煊的。人们在小声议论岑春煊，有人说他离开四川还不忘大开杀戒，刑场上堆满了尸首；有人说他此番去两广就是杀人，不是去行善；还有人说，既然太后都在变法了，还杀那些维新余党干吗？

站在人群前面的四川布政使许涵度，给手下使了个眼色。营务处总管田征葵嚷嚷：都起来吧，你们的哭送声，岑总督已经听不到了。于是众人纷纷起来，挤在岸边，望着一大溜远去的官船。

在江面行驶的官船上，部下悄声报告：“大帅，按你的吩咐，一切都已处理妥当。”

岑春煊总算松了一口气，望着江岸美景，意味深长地说：“哼！巴蜀大地，管得好便是天府之国，稍有不慎，那就是祸乱之源。”一标统附和岑春煊说：“良田千亩，偏逢乱世，新政一开，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他们都盯上这块沃野了，继任者的差不好当了！”岑春煊听后说道：“若我此生还有重返四川之时，但愿这良辰美景别成了断壁颓垣。”

朝阳下，岑春煊头顶的二品花翎被映照得十分耀眼。百余艘木船，插满旌旗，鼓荡着风帆，载着他以及他亲手练成的四个营的四川新军浩浩荡荡向东开去。

岑春煊不是旗人，他的官运始于1900年7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西逃，逃到山西时几近山穷水尽，想吃一个窝窝头都不可得。而在京城里，不愿逃离的王公大臣自杀身亡者达一千八百多人。在这最为绝望的一刻，在甘肃担任布政使的岑春煊得到慈禧西走的内部消息后，星夜驰晋“勤王”，